



### 剧光灯

上海杂技团与上海市马戏学校联袂打造的奇幻杂技秀《精灵宝盒的秘密》，近期于上海马戏城首演。观罢全剧，笔者最深刻的感受便是：创新，永远在路上。

创新首先源于理念的深层革新。坐拥《战上海》《天山雪》两部“五个一工程”获奖作品的上海杂技团，已凭借这两部杂技剧的成功实践，树立起新时代杂技艺术与与时俱进的艺术格调，积淀并巩固了成熟的创作经验。从一线演员到技术指导、道具研发、舞美制作、多媒体设计，再到舞台运营与行政保障，台前幕后全体从业者已然达成共识：杂技艺术是综合性舞台艺术。这也为新的创作生产积蓄了力量。全新亮相的《精灵宝盒的秘密》，正是其厚积薄发的自信与生动体现，延续了新时期杂技以“技”叙事、传情、达意的创作脉络，让多种艺术手段在杂技马戏中跨界融合。

创新其次体现为艺术本体的焕新升级。内核坚守不变，外在表达则可千变万化。《战上海》《天山雪》的创作中，剧情与技术本体相互激发，催生了诸多全新杂技节目。既有对传统表现样式的革旧出新，如《战上海》中将上海杂技团扛鼎之作大跳板节目，化用为解放军在敌我包围中的前赴后继、浴血奋战的艺术表达；也有新科技与新道具的融合重塑，如《天山雪》中多媒体的动态捕捉、表现主角练就的飞杆节目，均来自对新节目的研发。

《精灵宝盒的秘密》虽名为“杂技秀”，其实也可以“杂技剧”观之。剧情从马戏团小丑“糖葫芦”无意中触发宝盒中的“精灵”开始，两人共同穿越远古、北魏、唐宋，最终回到当下，串联起不同历史阶段的典型美学现象和具有代表性的杂技形态，带领观众去领略不同时期的人文风情和社会生活。在“精灵”一路耐心的陪伴指引下，又菜又爱玩的“糖葫芦”终于得到成长。在当前版本的演出中，滑稽、杂技、绸吊、双人皮条、晃板、单人晃管、飞杆、古彩戏法、魔术等杂技节目依次呈现，嵌入块状的特定戏剧场景，在舞美和多媒体营造的氛围中，加上演员个性化的演绎，生动勾勒出一个历史横断面的鲜活。例如，舞狮展示原始部落的神秘，绸吊摇曳着云冈石窟的飘逸，魔术在大唐宫廷激励着盛世气象，杂技百戏于勾栏瓦舍的互动中漫溢市井烟火。

创新最终还要依托于创作机制的创新。这既是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，也是传导和外化在艺术生产机制上的自我革命。杂技创作可以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边演边改，同步打磨提高。以杂技团固有节目为要素，《精灵宝盒的秘密》创作团队将剧情创意在前，本体技巧融入在后，在把蓝图落地为实景图的过程中，戏剧结构与杂技节目同步推进，逐渐给人物以血肉，给故事以律动。这正是上海杂技团近些年摸索出的杂技剧创作规律。

全剧从小人物成长的烦恼入手，以小丑的杂技道路探寻为切口，通过其穿越与回顾、求知与内省的过程，将各个时代的杂技珍珠连缀成线，对杂技团既有节目稍加改编，便

立体化为戏剧情节，而人物的思想波动与情感变化与之交互作用，以点带面铺陈出一部丰富的中国杂技史，也完成了角色在价值追寻过程中的人格建构。

鉴于上海杂技团的行业领军地位，加之《战上海》《天山雪》彰显的创作实力，我们有理由对《精灵宝盒的秘密》寄予更高的审美期待。即便该剧定位为“秀”而非“剧”，但其鲜明的戏剧要素，也让观众具备了从“剧”的维度对其审视与期许的充分理由。

《精灵宝盒的秘密》具备了扎实的创作基础，也为后续优化提升预留了广阔空间。观演中不难发现，小观众多由家长陪同前来，那么，成人观众的审美诉求是否也应纳入创作考量？这便需要向纵深挖掘题材意蕴，在思想共鸣、精神启迪与情感唤醒层面深耕细作。就此而言，创作者需展现更多的自信与更大的格局。该剧以小丑成为“杂技之王”的梦想为起点，故事较多

停留于串联起各朝各代的杂技，内容相对有些单薄，需要更好地充实素材。尤其是演出的结尾——小丑与精灵回到当代，历史上的“杂技大师”群贤毕至汇聚一堂，以一场杂技嘉年华告终。历史与现实骤然的面对面，长时间的游历与刹那间的当下同时空，无论从认识逻辑还是情感逻辑上，都应该浓墨重彩，凸显强烈的碰撞或者浓厚的情绪，不过，目前演出中营造的效果稍逊。最为关键的，或许是需要为全剧灌注更强烈的一剧之魂，来统摄所有的人物和情节，升华发人深省的主旨。此“魂”，可以通过小丑“糖葫芦”来展现的自我觉醒，可以是寄托于精灵慧眼洞穿千年的人类智慧结晶，可以是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……这都有待主创进一步提取立意，优化情节，精炼台词，并利用多种手段予以实现。

目前的演出版本已让观众体会到创作者的用心，杂技历史的故事性和表现形式的趣味性也结合得较好。两位主演即小丑与精灵的扮演者，基本完成了连串串线的任务，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必须看到剧情设置中，此两位主演所起到的灵魂人物作用。一是要在他们身上充分运用好“穿越”的全视角优势，增强不同时空元素或者符号的置入或重组，突出两者不同思维和心理的对比与反差，在错位与重塑中制造更有感染力的看点。二是为两人提供性格特点、角色定位的创作空间，帮助他们区分角色功能、细化个性表演，从而明确区分两人的角色塑造。小丑艺术是“角儿”的艺术，对表演者个人的艺术素养和风格特点要求极高。在国内小丑艺术创作相对薄弱的环境下，《精灵宝盒的秘密》大胆为滑稽丑角的表演实践提供了舞台，做出了有益的尝试。这让观者更加期待未来的改进，希望借此看到既有思想价值又有艺术品位的小丑表演。

当AI时代已来，人类社会充斥智能化、算法驱动和人机协同的当下，坐在马戏城的剧场里观看杂技演员充满力量与美感的表演，令人充分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与艺术的无限可能。创新，永远是艺术创作的题中之义；创新，也永远在路上。（作者系上海市杂技家协会驻会副主席、秘书长）

## 跨界融合，创新永远在路上

《精灵宝盒的秘密》的创作启示与审美展望

姜学贞

# 文学名著影视改编应以“整体性”对抗碎片化

曾于里



AI制图

越是身处碎片化的洪流，人们越是需要一个能够暂时栖居其中的完整艺术世界

当世界名著成为“元素”的集合

以2013年奈飞推出火爆全球的《纸牌屋》为标志，流媒体时代正式到来，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影视内容的生产逻辑。传统电视和院线观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——观众流失，广告收入下滑，年轻一代更习惯于手机上刷刷，为了争夺注意力，越来越多的影视剧变得更有话题性、更具噱头，以期在信息洪流中脱颖而出。与此同时，流媒体平台也在千方百计讨好观众欢心。以奈飞、Disney+为代表的平台巨头深度介入内容制作，大数据分析用户偏好，算法推荐精准投喂，观众想看什么，平台就生产什么。传统影视与流媒体陷入了同一种逻辑陷阱——讨好观众，迎合观众，而非引导观众。

这一语境下，IP概念迅速走红。从《星球大战》到漫威电影宇宙，从迪士尼动画到哈利·波特魔法世界，好莱坞巨头们深谙IP运营之道：一个成功的形象或故事，可以在小说、电影、剧集、动漫、游戏、衍生品乃至主题乐园等多个领域反复开发，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。流媒体时代，IP思维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名著的改编路径。经典不再被当作一个需要完整呈现的艺术世界，而被重新定义为“元素的集合”——一个可以提取人物设定、情节桥段、世界观的素材库；改编者的任务不再是小心翼翼地“转译”某个整体，而是从中攫取那些最具商业开发价值的“元素”，进行重新组合和二次创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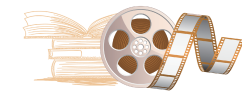
不可否认，这种攫取“元素”的思路，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催生出成功作品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“哪吒”IP。与那些附着于某一部具体文学作品的改编不同，哪吒是一个在漫长历史中不断演变的流动的形象。他从印度佛教的护法神，到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演义》中定型，再到后世无数影视作品重新演绎，其内涵始终处于被充实、被改造的过程之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“哪吒”的某些元素被保留，某些元素被淡化，某些元素被赋予全新的解读。例如，1979年版《哪吒闹海》强化了他“反抗父权”的叛逆精神，2003年版《哪吒传奇》则将他塑造为一个活泼可爱、充满正气的少年英雄……到了创造票房奇迹的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中，影片攫取

了哪吒的一些核心人物元素，却几乎完全重塑了他的性格和命运——一个被偏见包围、最终喊出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的现代式反叛者。一个古老的神话人物成为现代个体精神困境的代言人，也因此引发了广泛共鸣。

但对于世界名著而言，这种攫取“元素”的改编，却是危险的。世界名著之所以成为经典，恰恰在于其不可分割的“整体性”：叙事结构的严密性让人物的命运环环相扣，人物体系的有机性让每个角色都不可替代，哲学内涵的深刻性让作品超越具体时代，艺术世界的自洽性让读者能够沉浸其中……一旦名著被拆解成孤立的元素，就像从一张意义之网中抽出几根线头，塞进完全不同的叙事框架，便失去了赋予它们深度的上下文，只是碎片化的拼贴。

比如，《劝导》里的安妮·艾略特是简·奥斯汀笔下最内敛、克制的人物，她的痛苦和悔恨深埋心底，八年后与心上人重逢时的情感波澜，被严格约束在得体的礼仪之下，释放出巨大的戏剧张力。而电影版从原著中攫取了“大龄剩女”的标签，让安妮变成一个个对着镜头挤眉弄眼、插科打诨的现代女性，克制的力量荡然无存。《暗黑新娘》从《弗兰肯斯坦》攫取了“创造怪物”的经典框架，试图将其包装成一个女性觉醒的故事，可惜女性主义的表达沦为空洞的口号，叙事逻辑处处与表达相悖。《呼啸山庄》中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爱情悲剧始终与呼啸山庄的荒凉环境、时代背景紧密相连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但最新电影版剥离了与荒野同质的原始生命力，爱情的悲剧失去了地理和精神的三重根基，剩下的只是一个似曾相识又俗不可耐的跨阶层虐恋故事。

当经典被拆解成“元素”，当原著中层层递进的情感逻辑被压缩成几个标签式的设定、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批判被简化为普适的情感公式、人物命运的必然性被替换为迎合观众期待的偶然反转，这样的改编非但不是对经典的激活，而且是对经典的消解。它们虽保留了原著的书名和人名，但那个让一代代读者为之沉醉的艺术世界已经面目全非。



经典的“整体性”恰是一种破题思路

流媒体时代的创意枯竭，让不少从业者误以为碎片化开发IP是一条捷径。殊不知，在狂飙突进的AI时代，这种思路可能无异于饮鸩止渴。

特约刊登  
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



### 文化新观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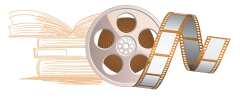
近几年，世界名著迎来新一轮改编热潮。

这一阵，国内银幕接连上映了改编自玛丽·雪莱小说《弗兰肯斯坦》的电影《暗黑新娘》，改编自艾米莉·勃朗特同名小说的电影《呼啸山庄》。不久后，简·奥斯汀小说《傲慢与偏见》的又一个电视剧改编版本也将与观众见面，克里斯托弗·诺兰执导的电影《奥德赛》已定档今年7月，影片改编自古希腊同名史诗。

稍早之前，2022年，简·奥斯汀小说《劝导》、D.H.劳伦斯小说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被国际流媒体平台奈飞改编成电影；2023年，查尔斯·狄更斯小说《远大前程》被国际流媒体平台Disney+改编成剧集，大仲马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则被搬上大银幕；2024年，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巨著《百年孤独》被奈飞改编成电视剧；2026年2月，根据奥尔罕·帕慕克小说《纯真博物馆》改编的同名剧集播出……

不难发现，流媒体时代的“整体性”，已不再执着于原著的“整体性”，而更多地将其视为“元素”的集合——从中攫取某个人物设定、某种情感模式、某个高概念情节，甚至只是一个响亮的书名，然后进行契合当下潮流的二次创作。隐忧也随之浮现：这种改编倾向，既是对经典本身的消解，也在无形中侵蚀着影视行业创造整体性叙事的能力。

事实上，在流媒体与AI共同催生的碎片化浪潮中，文学名著所具备的整体性叙事、系统性的人物塑造与深刻的精神内核才是当下影视行业稀缺的价值。



在媒介“转译”中获得新生命

文学与影视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改编文学名著的主要目的，是将经典“转译”给更广大的受众。这种转译建立在一种朴素的信念之上：经典之所以为经典，是因为它们蕴含着超越时空的人文价值，值得被一代又一代人以各种方式接触和理解。

例如，20世纪80年代，电视开始进入我国的千家万户，央视版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相继播出，创造了万人空巷的观看盛况。这些改编作品的共同特点是：尊重原著，力求完整呈现经典的原貌。《红楼梦》剧组专门邀请红学专家担任顾问，从服饰道具到台词对白都反复考证；《西游记》拍摄历时六年，走过全国二十多个省份，只为还原那个瑰丽的神魔世界……改编的目标非常明确——让那些没有机会或没有能力阅读原著的人，也能通过影像领略经典的魅力。这是出于文化普及的使命，也饱含对经典的敬畏。

纵观世界影视史，从《傲慢与偏见》到《呼啸山庄》，从《悲惨世界》到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无数创作者致力于将世界名著搬上银幕或荧屏。改编者对原著怀有足够的尊重，他们不试图“改进”它，而是努力以最恰当的影像语言，让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故事在银幕上“活”过来。因而，诸多世界名著纷纷有了堪称经典的影视改编版本。

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流媒体时代的名著改编都是完美无缺的，媒介的差异决定了有些文学性的东西注定会在转译中流失。比如，小说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心理描写，在影像化后可能变得直白而单薄；读者心中有“一千个哈姆雷特”，在银幕上只能呈现具体的某一个……即便如此，那些成功的改编作品都始终致力于一个目标：尽可能完整地传递原著的精神内核，让经典在新的媒介中获得新的生命。



《精灵宝盒的秘密》剧照